



大事記通釋卷第一

精義

東萊呂祖謙伯恭

易大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  
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  
天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  
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于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  
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  
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  
篇橐飫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  
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  
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  
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生居作帝告釐沃湯征  
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  
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  
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  
誥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  
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  
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  
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

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  
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  
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  
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

彝作分器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  
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叛周  
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  
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周公作無  
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  
庶邦作多方周公告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  
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  
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  
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

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  
刑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躋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  
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  
公帥師敗諸峻還歸作秦誓

詩序闕睢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  
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桃夭后  
妃之所致也兔置后妃之化也采芣后妃之美也漢廣  
德廣所及也汝墳道化行也麟之趾闕睢之應也。鵲  
巢夫人之德也采芣夫人不失職也草蟲大夫妻能以  
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甘棠美召伯也行

露召伯聽訟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殷其雷勸以義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小星惠及下也江有汜美媵也野  
有死麇惡無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騶虞鵲巢之應  
也。柏舟言仁而不過也絲衣衛莊姜傷已也燕燕衛  
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衛莊姜傷已也終風衛莊姜傷已  
也擊鼓怨州吁也凱風美孝子也雄雉刺衛宣公也匏  
有苦葉刺衛宣公也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式微黎侯寓  
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責衛伯也簡兮刺不用賢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北風刺虐也靜  
女刺時也新臺刺衛宣公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柏

舟共姜自誓也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君子偕老刺衛  
夫人也桑中刺奔也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蠲螽止奔也相鼠刺無禮也干旄美好善  
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淇奥美武公之德也考槃刺  
莊公也碩人閔莊姜也氓刺時也竹竿衛女思歸也芄  
蘭刺惠公也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  
詩也伯兮刺時也有狐刺時也木瓜美齊桓公也。黍  
離閔周宗也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陽陽閔周也揚  
之水刺平王也中谷有蓷閔周也兔爰閔周也葛藟王  
族刺平王也采芣懼諛也大車刺周大夫也丘中有麻

思賢也。緇衣美武公也將仲子刺莊公也叔于田刺莊公也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羔裘刺朝也遵大路思君子也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有女同車刺忽也山有扶藪刺忽也籥兮刺忽也狡童刺忽也褰裳思見正也丰刺亂也東門之墀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楊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鷄鳴思賢妃也還刺荒也著刺時也東方之日刺衰也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南山刺襄公也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盧令刺荒也敝笱刺文姜也載馳齊人刺襄公也猗嗟刺魯莊公也

。葛履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也園有桃刺時也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十畝之間刺時也伐檀刺貪也碩鼠刺重斂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椒聊刺晉昭公也綢繆刺晉亂也扶杜刺時也羔裘刺時也鷗羽刺時也無衣美晉武公也有扶之杜刺晉武公也葛生刺晉獻公也采芣刺晉獻公也。車鄰美秦仲也駟鐵美襄公也小戎美襄公也蒹葭刺襄公也終南戒襄公也黃鳥哀三良也晨風刺康公也無衣刺用兵也渭陽康公念母也權輿刺康公也。宛丘刺幽公也東門之枌疾亂也衡門誘僖公



也東門之池刺時也東門之揚刺時也墓門刺陳佗也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月出刺好色也株林刺靈公也澤陂刺時也。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楚疾恣也匪風思周道也。蜉蝣刺奢也候人刺近小人也鴉鳩刺不壹也下泉思治也。七月陳王業也鷓鴣周公救亂也東山周公東征也破斧美周公也伐柯美周公也九罭美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也。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采芣遺戎役也出車勞還率也杖杜勞還役

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蓼蕭澤及四海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

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鴻雁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

室也無羊宣王考牧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刺幽王也巧言刺幽王也何人斯蕪公刺暴公也巷伯刺幽王也谷風刺幽王也蓼莪刺幽王也大東刺亂也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北山大夫刺幽王也無將大車大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鼓鐘刺幽王也楚茨刺幽王也信南山刺幽王也甫田刺幽王也大田刺幽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桑扈刺幽王也鴛鴦刺幽王也頍弁諸公刺幽王也車

牽大夫刺幽王也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魚藻刺幽王也采芣刺幽王也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采綠刺怨曠也黍苗刺幽王也隰桑刺幽王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繇蠻微臣刺亂也匏葉大夫刺幽王也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苕之華大夫閔時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繇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旱麓受祖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皇矣美周也靈臺民始附也下武繼文也文王有聲繼伐也生

民尊祖也行葦忠厚也既醉太平也鳧鷖守成也假樂嘉成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清廟祀文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烈文成王即攻諸侯助祭也天作祀先王

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執兢祀武王也思文后稷配天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雖禘太祖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奏大武也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訪落嗣王謀于廟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絲衣繹賓尸也酌告成大武也桓講武類禡也賚大封于廟也般巡守而祀四人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嶽河海也。嗣頌僖公也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高宗也長發人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大事記通釋卷第二

歲目

上章渚灘

周敬王三十九年

齊簡公壬四年

秦悼公十年

宋景公頭曼二十六年

陳湣公越二十一年

鄭聲公勝二十五年

吳王夫差十五年

闕逢困敦

周敬王四十四年  
齊平公駕四年

大事記通釋卷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魯哀公三十四年  
晉定公三十四年

楚惠王章八年

衛出公輒十二年

蔡成侯朔十二年

燕獻公十二年

魯哀公三十八年  
晉定公三十五年

秦悼公十四年  
宋景公十四年  
陳湑公二十五年  
鄭聲公二十四年  
吳王十九年

上章湑灘二

周威烈王十五年  
齊宣公積三十五年  
秦靈公四年十八年  
宋昭公得四年十八年  
鄭繻公駘二年十八年  
燕湑公十三年

閔逢困敦

周威烈王十九年  
齊宣公三十九年  
秦靈公八十九年  
宋昭公五十二年

上章湑灘三

鄭繻公十六年  
周顯王十八年  
韓懿侯十一年  
趙成侯種十四年  
楚宣王良夫九年  
宋公剔成九年  
衛成侯速元年

閔逢困敦

周顯王二十年  
韓昭侯二十八年  
趙成侯十八年  
楚宣王十二年  
宋公剔成十三年  
衛成侯五年

上章湑灘四

大事記通釋卷二

楚惠王十二年  
衛侯起十四年  
蔡成侯十六年  
燕獻公十六年

魯元公嘉十七年  
晉幽公柳十七年  
楚簡王中十五年  
衛懷公疊十五年

魯元公十五年  
晉列公十五年  
楚簡王十五年  
衛懷公九年

秦孝公元十年  
魏惠王元十年  
齊威王因齊十八年  
燕文公元十年  
魯共公奮十六年

秦孝公五年  
魏惠王前十四年  
周威王二十一年  
燕文公二十五年  
魯共公二十年

周赧王十四年  
韓襄王倉十四年  
趙武靈王二十一年  
楚懷王魏二十八年  
宋君偃二十八年  
衛嗣君二十四年

秦昭王十六年  
魏襄王十七年  
齊閔王十三年  
燕昭王平十一年  
魯平公十六年

闕逢困敦

周赧王十八年  
韓襄王十五年  
趙惠文王何二年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  
宋君偃三十二年  
衛嗣君二十八年

秦昭王二十年  
魏襄王二十二年  
齊閔王二十七年  
燕昭王二十五年  
魯平公二十五年

上章涖灘五

秦始皇六年  
魏景閔王增二年  
齊王建十四年  
燕王喜十四年

韓桓惠王三十三年  
趙悼襄王偃二十四年  
楚考烈王完二十二年  
衛元君十一

闕逢困敦

秦始皇十年  
魏景閔王十六年  
齊王建二十八年  
燕王喜十五年

韓王安二年  
趙悼襄王八年  
楚幽王十八年  
衛元君十八年

上章涖灘六

漢高皇后呂氏七年

闕逢困敦

漢文帝前三年

上章涖灘七

漢武帝元狩二年

闕逢困敦

漢武帝元狩六年

上章涖灘八

漢宣帝神爵二年

闕逢困敦

漢宣帝五鳳二年

上章涖灘九

漢哀帝元壽二年

關逢困敦 漢平帝元始四年

上章涖灘十 漢明帝永平三年

關逢困敦 漢明帝永平七年

上章涖灘十一 漢安帝永寧元年

關逢困敦 漢安帝延光三年

上章涖灘十二 漢靈帝元和三年

關逢困敦 漢靈帝中平元年

上章涖灘十三

漢安樂思公延熙三年 魏卽陵厲公曹芳元正始

關逢困敦

吳大帝孫權赤烏三年 魏卽陵厲公正始五年

上章涖灘十四 晉惠帝永康元年

關逢困敦

晉惠帝永興元年 漢光文帝劉淵元熙元年

上章涖灘十五

晉穆帝升平四年 秦宣昭帝符堅甘露年

燕幽帝慕容暉建熙元年 魏昭成帝建國二十三年

關逢困敦

晉哀帝興寧二年 秦宣昭帝甘露六年

上章涖灘十六



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  
西秦乞伏熾盤弘二年  
燕馮跋太平十一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九年  
魏明元年  
夏赫連勃勃貞興一年

關逢困敦

宋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西秦乞伏熾盤弘六年  
燕馮跋太平十六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十三年  
魏太武帝壽始光元年  
夏赫連勃勃貞興六年

上章涖灘十七

齊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  
魏孝文帝宏和大和四年

關逢困敦

齊武帝永明二年  
魏孝文帝大和八年

上章涖灘十八

梁武帝蕭行大同六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興和二年  
西魏文帝元寶炬六年

關逢困敦

梁武帝大同十年  
東魏孝靜帝武定一年  
西魏文帝大統十年

上章涖灘十九

關逢困敦

上章涖灘二十

關逢困敦

上章涖灘二十一

關逢困敦

上章涖灘二十二

闕逢困敦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上章湑灘二十三 唐文宗開成五年

闕逢困敦 唐武宗會昌四年

上章湑灘二十四 唐昭宗光化三年

闕逢困敦 唐昭宗天祐元年

屠維協洽

周世宗顯德六年 南漢思報侯劉銀太寶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二年 北漢劉承鈞天會三年

凡一千四百四十年

論語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曰是魯孔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耜而不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不與易也子路從而  
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  
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孔子  
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  
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顏淵問  
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孟子云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

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揚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  
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  
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齊宣王問  
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

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

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復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于心與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

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怙產而有怙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

爾

劉向戰國策序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哀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

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詩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

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責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十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

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蘓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  
屬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蘓秦為從張儀為  
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  
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蘓秦從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儼  
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于閔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  
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刑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蘓秦初  
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蘓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  
之西向事秦是故因四塞之固據峭函之阻跨隴蜀之  
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  
天下杖于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少術以為道

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其患  
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網紀  
壞敗民不見義而懸于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尊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  
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  
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太史公自序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強國相王以至于秦  
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維驥騄耳章

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廣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威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鞅去衛

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蘓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強作蘓秦列傳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能忍詢于魏齊而信威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結于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為謀首作

李斯列傳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如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

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鎡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大事記通釋卷第二

大事記通釋卷第二

土不王

安邦王福之

下兵無入土之

一融其禍之

翰舟至

翰舟至

翰舟至

大事記通釋卷第三

程氏遺書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東萊呂祖謙伯恭

太史公自序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  
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諸侯畔項  
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  
楚人聞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  
糧食不絕使百姓受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與信  
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草黎庶攸  
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運籌帷幄之中制

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為  
大于細作留侯世家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  
漢王之信于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取西河上黨之兵  
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陝下  
作黥布列傳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救魏趙定燕齊使漢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楚漢相距  
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  
傳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  
張丞相列傳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

輔作酈生陸賈列傳從彊族都閔中和約匈奴明朝廷  
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漢既譎謀禽信于  
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  
漢宗藩戊弱于邾禮復結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邾怵于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閔遭立孝文獲復  
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天下  
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  
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屬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  
作齊悼惠王世家維仲之省厥漚王英遭淫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  
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惠之早實諸  
呂不台崇強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  
宗禍作呂太后本紀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  
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閔梁廣恩溥施厥稱太宗作孝  
文本紀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祚孝景本紀六竒既用諸侯賓從于漢  
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于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敢犯顏

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  
傳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矣楚作梁孝王世家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  
而喜士士卿之率帥向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五  
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  
稍裏貶矣作五宗世家漢興以來至于天初百年諸侯  
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強弱之原云以世作漢  
興以來諸侯年表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  
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敷



厚慈孝訥于言敏于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  
叔列傳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  
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離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  
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民倍本多巧奸執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麗削為能  
齊之作酷吏列傳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  
知強弱之時設備討征作匈奴列傳直曲塞廣河南破  
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既通使大  
夏而西極遠蠻別領內向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漢既  
平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云

之叛逆甌人斬淠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燕丹散  
亂遼問滿收其亡民厥聚東海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  
作朝鮮列傳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  
受吏作西南夷列傳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  
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諸侯既彊亡國為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惠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  
子侯者年表  
五峯胡氏假陸賈對顧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子使張  
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  
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

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寥寥于餘  
歲未有明能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  
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子使陸生有是對  
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  
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  
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趙王友以餓死梁王  
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于亂姓之事  
哉又安有審食其入于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于族  
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  
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夏禹湯文及皋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  
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  
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放尊君抑臣而  
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  
天地于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安六尺之孤矣則必  
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于崩陷可以正中國  
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  
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于貊道富者田連  
阡陌僭公侯而貧民困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  
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二赦以啟後世惠姦宄

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  
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  
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適與賢之法嗣天子維離  
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于母后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董仲舒賢良策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已窮施之  
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缺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  
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  
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聖王已沒鐘鼓管  
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闕陵夷至虜桀紂之行王道大  
壞矣夫五百年之聞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  
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猶然不能及日以仆滅至後王  
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  
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忽與鳥虜凡所為屑屑夙  
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  
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

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  
澤臻山水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  
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群生子天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謂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  
其條勿摠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迺其不王不宜不  
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掉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得親覽焉伸舒對曰陛下發德  
音下明認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  
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數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謹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愛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  
道之世者大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強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聖懈書  
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  
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

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決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

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將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下于怨惡畜于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灾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大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俶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

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及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而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閏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

王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化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以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

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  
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  
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  
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  
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  
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  
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  
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者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  
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  
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  
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神靈德  
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仲舒對曰秦帥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與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其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也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于是天子復冊之仲舒復對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統統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得以令名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夷凌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事記通釋卷第三

高宗

